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寶編輯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啟新伏闕獻疏。其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曉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

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
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發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
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
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
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
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
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
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
之爵皆其玷。凡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

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其道其矯。其駭其異。不夫之不已。臣所以效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遠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在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

可爲輿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
虐民剝民。顛倒民塗。斃民無不賻其所欲。可憐此魚
虫之氓。叩闕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
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
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
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
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
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
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

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日。即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好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

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
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
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
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
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
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規知上意。必有開門持
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持借以搏擊善類。啟新既進。
惟從事敝車廐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
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璉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此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璉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凶命無類之

徒相牽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許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

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
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
述。輔臣不遇。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
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
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
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訕。
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
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
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

申救良久命項繫重廬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恭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士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宜幽燭隱。而宵人干進。溥孔孟爲批糠。繼替纓爲桃李。吳化鯁部民也。叅及撫按鄒華。下上曰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士。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叅其以妾日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闕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士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母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初後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整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劇瑞。瀆奏。遂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

奸母張氏何體仁與出。誦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成延
綬。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奏通州兵部右
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
之。適大雷雨議謫。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大清兵薄大同馬連口。四月二十又薄
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嘉峯口。巡關御史王肇

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詔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大清兵深入山西。初八。己酉。關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人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不

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戶部尙書
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
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
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月初
八日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
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盡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
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
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
象昇總督官。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

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過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却之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等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禔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

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拔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臣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謚。子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

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歲忠節
祠額曰忠烈

定典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潢川挽杯水以濟烈
焰欲不俱盡得乎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
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
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敘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其天下事豈皆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貴崇煥讓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已已

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
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追而與之戴罪。何以服
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
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已。驅除者。不難以
同。已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
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
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
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
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

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
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
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
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
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
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
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以薦霍維

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閩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卽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閩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嵩圍閩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爲賊人竊笑乎。况此數十百級。尙未知是賊。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真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闢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闢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

奇勝金魚。阱獸賊。日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傲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

庚十八日癸亥甘學潤削籍聽勸以孫傳廷代之五
月十一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癸丑陝
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盤屋大破之
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十
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
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
闖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陳
福。堽日等開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羌攻虜
遵宗朱廷一者時爲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
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黎
階徵開維章遠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關鄉上用經畧侍郎王
象巖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鳩張踞嶧龍
出負嶠爲勢不一年家頑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

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
兵入閣也。上又憂賊未卽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
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號雙泉。揚州人性勤
幹。諳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
官兵剿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
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
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
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身之。蹻捷如飛。官兵用步卒
屨之重趼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

王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
仁貴等。道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
六日。掠扶溝等縣。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
玉病漸痊。率兵三千。馳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
百人。曾獲謀者。訊之。乃曰。大師居大營。夜間發火。亦
大小師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
多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師所

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
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
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
啓營門伏甲士于內將救草蕪之光可燭天賊見火
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
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
報功者良久不遣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奪獲
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盈九卽分資將士是夕追殺數
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積糧賊匪

草閒花地及明百姓遍索田園中悉擄出斬之。八殺
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監首飾金珠甚
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
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
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
已死于練可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恒素衣銀冑其兵
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
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既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
尻下既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

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計文冲一股奔陳州。沈邱後。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冒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鏖搏。兵從之。百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勵。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

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鄆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子。伉儷訪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耽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旣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旣不以汝爲

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啟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金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鄖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柝草舍數椽。主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

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鄖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勳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率應城土民登門守

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填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晉之。而賊如故。止因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下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圍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舉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

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襄陽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墮軍賊有所問我輩應答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鉞鉤或掀揭之或提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語云鴛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直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解以

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宜城張烈婦嘗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頑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景禎丙子。寇迫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重。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泉中。自念。矛鎗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辱身而死。寧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重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泉前。堅不去。賊騎蜂擁。

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刃奪之。婦伸頸求
斫。抗聲誓賊。賊不能屈。殺之。順重亭無怖狀。伏地抱
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
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卹于朝。

劉大聲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
知州劉大聲。言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棚穴地填壕。
百道環攻。城上火駁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
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

盡斷其頭環樹塹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
諸礮。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
命取民間圓輪。爐人亦數百枚懸牒外嚮以厭勝之。
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
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
昇合諸路兵授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
磨軍追之逐北五十里屍相枕藉。漕撫朱大典遣將
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圍陵大典與總兵
楊御蕃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

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壁。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王。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虜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

京本兵呂維祺遺下土守備援之

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陝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協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自晉大猷之

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于搜括助馬等事。無非
言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
願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逃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眾出。與賊相城
三十餘里。被圍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
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
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清圍。出夜半叩城。縋入。出
書曰。楊且日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既。而士

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遂請紳議事既至卽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卽解圍去可法得免旣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卽令桐城冠大以稍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贊其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

謂吾蚤卽從今日至始投藪于地悉皆之遂長價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玉華
鍵奏南陽游饑有母烹其女者。六月初三丙子夜
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燕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寒人子也日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
啟四年母李病亮願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賄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壤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瞶。督流賊過其廬。熬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用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卜。日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

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
摧傷豈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
何容是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是以論孝
子矣。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大清之天
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

天而貧士相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媼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佯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閒于令令謬謂

與稽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繫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則寃不白。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愬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劊刃于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得史書爲烈婦暴寃。且

日不暝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
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于朝罪狀令令不一
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
爲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
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
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紉衣佩刃甯
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

况閩中一女子平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
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訌也聞讞者杜法
狗囑誣以姦情齒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
向堦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天
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
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講者囑者公行無忌蓋清
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旦夕拜疏以昔日理翰之手
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
此二定之姦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

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叅。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列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終

明季北畧卷之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

寶編輯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
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
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
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
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

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光羅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禰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

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
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
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
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
劉熙祚給事姜垓交章訟寃奉旨所著書呈進天
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齊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
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
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
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琪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仕
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丞卒于家。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論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
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
不畊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
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
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戒。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濶詹爾
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

倘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
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
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
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
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
切責之。

楊光先叅陳啟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叅陳啟新并及溫體仁
與棺自隨。謂啟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啟新爲傳說乃鄙夫既
得患失心生稱童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
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啟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
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
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鶴突
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啟新未結之局。皆啟新分
內之事。如啟新不知弊源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
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淳詞誑皇上騙美
官亦當死。啟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啟

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
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
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
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
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
而啟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啟新罪不容
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啟新不同治國平天
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
柯國以來邊騎兩簿都城流賊各督死變平治之綱

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頑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啟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尤先屢叅啟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延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啟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朱國弼劾温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温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合書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奉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請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若其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已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劾丞平道劉景耀開內道楊於國俱耻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監總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既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二級調

責臣罪已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已。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愆。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餉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總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能。或驛路詭名。輻擡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

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動賊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減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

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

禘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註崇禎
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祖至今
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金
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于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
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
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
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廝役
無人貨幣無人各衛衛閫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
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

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尚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踰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于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尚書陸周禮之僕。以我

政禮宜驍乘其僕仰窺其隙一引奉雄死僕臣陸所
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
城亦安足恃哉。卽有脩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
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于萬衆奔
走兩日夜服用移繞于外亂亡之兆已于此見矣。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昂行
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佛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星。

潤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
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
謙益鄭鄩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
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同將話來于是道周復
疏辯謂臣與鄭鄩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
鄭鄩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鄩也
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鄩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
以此自疚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
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論德垣煜編

脩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罪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慶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讓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歷壬子解元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官給事中章正宸以幼王應熊下獄莊贊獻以言時弊降黜朝祐中教

日皇上之速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箨。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速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于廣元。斬首于餘緞。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
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
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
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
飛檄。兩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應
蠲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那
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
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卽
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持衆

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
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其掠來令急邀嚴
議。嚴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
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
耳。宋聞之而懼。謂嚴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
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嚴謀爲不軌。
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
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職奸究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米審拿李嚴監禁。毋得

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
恣乎。羣赴縣殺米，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
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
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率
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
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
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
等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僞爲商賈，廣
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

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子幼時聞賊信。急感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鍾

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總理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五月鄭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東閣撫治鄖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嗜不
平事往往殺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陽爲

壚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歎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光翰竭力扞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死當賊諱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

四不獨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入諸屠破邑見衆持
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
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
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
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好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
撫議成于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
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
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乎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岡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回回闖場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張國維駐師京日沿江戒嚴賊禮醮于大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俄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于三吳倖全首領于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 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騎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于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騎蹇不奉調國

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後義渠劫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禦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叅將張一龍勝之于督家岡。獲其頭目。

搖大勳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壁。

陳于玉自劾

陳于玉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玉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歷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

窟穴大海。金山、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于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于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餘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

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
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
慶嗣後。永生洲。余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
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掄
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
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
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
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而
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

鷹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爾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畧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啟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漢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寃。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合圍。生擒。鬻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安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安猷不屈。大罵。至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驍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

險。塵戰馬。蹶被砍而死。于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
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于總周嘉。方一月
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
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示將。遂
潘象謙。李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
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

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面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畧。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授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

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敵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間道。由揚州去。及鳳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不之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

俱無戰志。止將泊甫橋。焚所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問之。令後隊分兵在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

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鉄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既斷。兵與賊距河相冒。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熱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

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過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啟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葺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尙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駭不獨居橋北者。盡罹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

賊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諉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旣無城矣。復不多募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既至。則做服先去。乃猶諉罪逃死。朝廷之三

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
以賊劫畿邑不便于已或未嘗實以上問也予思
天下以賊誘蒙蔽者多矣可謂三歎

六月十八筆

六合既陷破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
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
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
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畏之
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一事皆自六合而來
述之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腳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古侯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

歌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爲怪

七月以下二事
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倧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